明清民间宗教的新史料与新问题

民间宗教经卷的年代及真伪问题
——以《九莲经》、《三煞截鬼经》为例

王见川

［摘要］近十余年来，明清民间宗教的研究领域公开出版了大量的经卷与官方档案，如早稻田大学的泽田瑞穗藏品与台湾世界宗教博物馆收藏的林汉章藏品的公开，使得学者研究利用民间宗教文献的情况大为改观。但民间宗教经卷的断代、真伪问题，研究难度很大。作者以两种重要的民间宗教经卷《九莲经》、《三煞截鬼经》为例，说明利用民间宗教经卷文献之前，需要格外警惕。

［关键词］民间宗教经卷　断代　真伪　九莲经　三煞截鬼经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587（2015）－01－0109－09

近十余年来，明清民间宗教的研究有很大的进展，其中的关键因素是大量的经卷、宝卷与官方档案公开出版。①加之早稻田大学的泽田瑞穗藏品与台湾世界宗教博物馆收藏的林汉章藏品的公开，②使得学者可以很容易看到以往不能见的珍贵经卷。可以说，民间宗教经卷的阅读比以往更方便，单靠“密本”想要一鸣惊人，或引起注意的情况，将会越来越不容易出现！

一般来说，史料的解放会带来更多的研究者。可是，研究的深入，有赖有心人对相关研究成果的吸收与对相关经卷细致的研读。如果说《道藏》的解读最难的是在“断代问题”，那民间宗教经卷研读最大的困难，除断代外，还包括经卷的真伪鉴定（即鉴别作者冒名或经卷名目张冠李戴等情况）。本文尝试以《九莲经》、《三煞截鬼经》为例，说明明清以来民间宗教经卷中的上述问题，希望有助于大家对这些经卷的理解！

［收稿日期］2014－10－01

［作者简介］王见川（1966—），男，南台科技大学通识中心助教授，山东大学兼职教授，chien_ chuan@ hotmail. com

① 张希舜、濮文起等编：《宝卷初集》40 册（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 年），王见川等主编：《明清民间宗教经卷文献》12 册（台北：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1999 年）、濮文起编：《中国宗教历史文献集成 · 民间宝卷》（合肥：黄山书社，2005 年）、王见川等主编：《明清民间宗教经卷文献续编》12 册（台北：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2006 年）、《中国预言救劫书汇编》10 册（台北：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2010 年）、《民间私藏台湾宗教资料汇编：民间信仰、民间文化》第一辑 34 册（台北：博扬文化公司，2009 年）、《民间私藏台湾宗教资料汇编：民间信仰、民间文化》第二辑 33 册（台北：博扬文化公司，2010 年）、《民间私藏中国民间信仰、民间文化资料汇编》第一辑 34 册（台北：博扬文化公司，2011 年）、《民间私藏中国民间信仰、民间文化资料汇编》第二辑 34 册（台北：博扬文化公司，2013 年）以及王见川主编的《一贯道经卷、刘伯温锦囊与其他》5 册（台北：博扬文化公司，2011 年）、《近代关帝、玉皇经卷与玄门真宗文献》6 册（台北：博扬文化公司，2012 年）、《近代妈祖经卷文献与郑成功信仰资料》6 册（台北：博扬文化公司，2013 年）、马西沙主编的《中华珍本宝卷》10 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年）、曹新宇《明清秘密社会史料撷珍 · 黄天道卷》7 册（台北：博扬文化公司，2013 年）。

② 早稻田大学的泽田瑞穗收藏可在网上看到全部藏品，而世界宗教博物馆收藏的林汉章藏品只能看到部分。

一、《九莲经》与先天道九祖黄德辉

根据学者的研究与相关资料集，目前已知的《九莲经》至少有二种：《皇极金丹九莲正信归真还乡宝卷》与《佛说皇极金丹九莲证性皈真宝卷》。① 自日本宝卷专家泽田瑞穗在其《宝卷の研究》登录其收藏宝卷后，《皇极金丹九莲正信归真还乡宝卷》即受到学者的注目。在该书中，泽田是这样介绍该经：

> 《皇极金丹九莲正信归真还乡宝卷》二卷二十四品，藏本二种。1. 乾隆原刻本（?），上卷欠，下卷首尾欠。折本一册。2. 宣统元年正月刊，刻本一册。上题：元始天尊黄九祖师著，中一老人鉴定，青阳山人易南子校正。卷首有青阳山人的“皇极经启文”和西蜀晓川山人吉灵氏的“述文”：记载黄九祖的略传。……品目二十四，所说黄九祖创立的皇极金丹道的教理……备考：黄九祖名德辉，清康熙二十三年二月八日生于江西省饶州府，雍正十年开创金丹道，乾隆十五年六十七岁没。参照《罗祖无为教》。这部经卷原刻本二册，大渊忍尔藏有完整本。②

文中的《罗祖无为教》一文是泽田瑞穗所作，刊于 1951 年创刊的《东方宗教》及第二期。③ 泽田在文中说：

> 在清代冒名无为教的邪教宗派是黄九祖的皇极金丹道，其教说可从《皇极金丹九莲正信归真还乡宝卷》窥知。该经一名皇极经，原刊本、宣统元年刊本一册，笔者藏。黄九祖名德辉，清康熙二十三年二月八日，生于江西省饶州府，雍正十年四十九岁创立金丹道定派分宗，在鄱阳（湖南）传道，乾隆四年五十六岁遇难（被检举），乾隆十年六十七岁死亡。④

大陆民间宗教专家马西沙在《中国民间宗教史》中虽否认《皇极金丹九莲正信归真还乡宝卷》是黄德辉所著，却又认同泽田瑞穗所说的黄德辉生平大略。⑤

我虽然在 1994 年提出《皇极金丹九莲正信归真还乡宝卷》不是黄德辉所作，泽田瑞穗所藏本上的黄德辉的传略是根据《皇极金丹九莲正信归真还乡宝卷》上一段偈言：“甲子临凡九转，壬子定派分宗。己未逢拙遇难，庚午入圣回宫。”撰写的说法。⑥ 由于泽田瑞穗与马西沙当时被

---

① 《皇极金丹九莲正信归真还乡宝卷》又称《皇极金丹九莲归真还乡宝卷》，而《佛说皇极金丹九莲证性皈真宝卷》又叫《佛说皇极金丹九莲证性皈真还乡宝卷》。关于这二部经卷的异同，见王见川《略论现存的两种〈九莲经〉宝卷》，第 309—317 页，江灿腾、王见川编：《台湾斋教的历史观察与展望》，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 年。在王见川等主编的《明清民间宗教经卷文献》第 4 册，收录二个版本的《皇极金丹九莲正信归真还乡宝卷》，5 册收录二个版本的《佛说皇极金丹九莲证性皈真宝卷》，张希舜、濮文起等编：《宝卷初集》第 8 册收录《皇极金丹九莲正信归真还乡宝卷》嘉靖二年重刻本。至于对《皇极金丹九莲正信归真还乡宝卷》的翻译分析有欧大年：《宝卷：十六至十七世纪中国宗教经卷导论》（D. L. Overmyer. *Precious Volumes: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Sectarian Scriptures From the Sixteenth To Seventeenth Century*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1999）第四章《1523 年的〈九莲宝卷〉》，马睿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 年；以及连立昌：《〈九莲经〉考》，第 113—120 页，《民间宗教》第 2 辑，台北：南天书局，1996 年。连立昌、秦宝琦：《中国秘密社会》第 2 卷《元明教门》，第 234—235 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年。曹新宇等：《中国秘密社会》第 3 卷《清代教门》，第 217—247 页，第十一章《清代教门的代表性经卷——〈九莲经〉》，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年。

② 澤田瑞穗：《增補寶卷の研究》，東京國書刊行會，1975 年，第 110 页。

③ 此文後增補收入澤田瑞穗：《增補寶卷の研究》，第 300—342 页。

④ 《增補寶卷の研究》，第 336—337 页。

⑤ 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年，第 1103 页。

⑥ 王见川：《略论现存的两种〈九莲经〉宝卷》，第 309—317 页。

视为明清民间宗教研究权威，我的反驳并未得到注意，先天道、一贯道的九祖黄德辉的传略从此大致成为“定论”。

而早稻田大学图书馆公布泽田瑞穗的“风陵文库”藏品之后，《皇极金丹九莲正信归真还乡宝卷》中九祖黄德辉的传略由来疑惑，终于可以解开。在该经封面写着：“元始天尊化身黄九祖师著，皇极金丹九莲归真宝卷，大清宣统元年春王正月镌”，内页一是“皇极经启文”，下盖有印，印文是“风陵书屋藏本泽田瑞穗”，下一页是“述文”：

> 黄九祖讳德辉，元始天尊化身，大清康熙年间二月初八日，降诞于江西饶州府。幼时即神赴瑶池，天人交接，承续道统。日夜焚香祝天，忧心耿耿，感格西方，现出金字三册，天机尽泄，后于鄱阳调办大道，为遭风考，杀身成仁。著有皇极金丹，又名九莲归真，阐明道法，以作收圆之准绳焉。西蜀晓川山人吉灵氏沐手拜撰。(见图 1)

在“述文”下一页是经文正文，开头写着：“皇极金丹九莲正信归真还乡宝卷上，元始天尊化身黄九祖师著。中一老人鉴定，青阳山人易南子沐手拜阅校正”。①

再来是开经仪式的捧心经、举香赞、大众同和、开经偈：“金丹正法出世间，无影山前造金船。诸佛诸祖明真性，同显当来九叶莲”。经文正文开头是“盖闻古佛显教治下乾坤…”至十品一半止。而十三品后半至二十四品是另一字体版本。由此可见，泽田瑞穗藏的《皇极金丹九莲正信归真还乡宝卷》仅在经文前“述文”出现黄德辉出生于清康熙年间的二月八日记载，未见其他纪年。循此来看，“黄九祖名德辉，清康熙二十三年二月八日生于江西省饶州府，雍正十年开创金丹道，乾隆十五年六十七岁没”的传略是泽田瑞穗自己的推测。这一点有“述文”上方的泽田的笔迹：“康熙二十三年甲子（一六四八）生，乾隆十五年（庚午）（一七五〇）卒”参照，即可得知。而“康熙二十三年甲子生，乾隆十五年（庚午）卒”的字迹中的这些纪年，是泽田据该经卷之卷二十三“甲子临凡九转，壬子定派分宗。己未逢拙遇难，庚午入圣回宫”而推定的。也就是说，《皇极金丹九莲正信归真还乡宝卷》上的黄德辉生平大略，仅说他生于康熙年间二月初八日，具体的生卒年与创教开宗立派时间，都是泽田瑞穗的推测与想象！由于泽田瑞穗藏本长期未公开，他也未出示相关书影，导致大家跟着他身陷错误而不知，真该谴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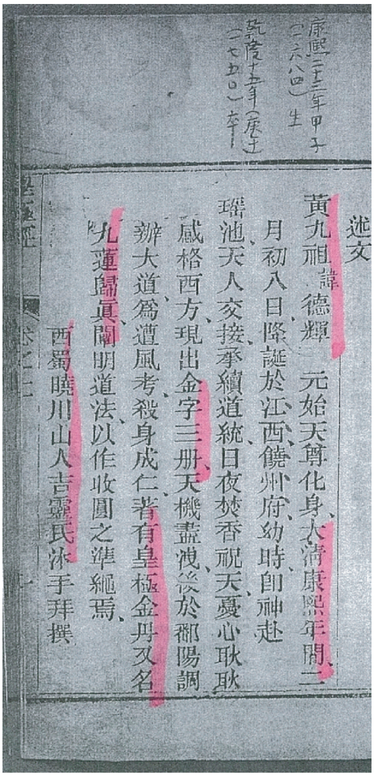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一六八四)生
乾隆十五年(庚午)(一七五〇)卒
述文
黃九祖諱德輝、元始天尊化身、大清康熙年間二
月初八日降誕於江西饒州府、幼時即神赴
瑤池、天人交接、承續道統、日夜焚香祝天、憂心耿耿、
感格西方、現出金字三冊、天機盡洩、後於鄱陽調
辦大道、為遭風考、殺身成仁、著有皇極金丹又名
九蓮歸真、闡明道法、以作收圓之準繩焉、
西蜀曉川山人吉靈氏沐手拜撰

图 1

既然如此，那《皇极金丹九莲正信归真还乡宝卷》真是黄德辉著作的吗？从经文内容来看，不仅没丝毫证据证明黄德辉著作《皇极金丹九莲正信归真还乡宝卷》，反倒有些资料说明该经作者是别人。如在该经《元人问道品第七》提到祖师回答助道者清风道人说：

> 太上道生元始化，开辟混沌显天真。亘古及今年深远，直至皇明戊午中。共计三百二十七万八千五十零六载。②

这不是写错，现存几种《皇极金丹九莲正信归真还乡宝卷》（嘉靖二年重刊本、明刊本、民国三

---

① 此中一老人，从时间、年纪、身分、知识水平等方面来看，都与一贯道十七代祖路中一不同。

② 见王见川等编：《明清民间宗教经卷文献》第 4 册《皇极金丹九莲正信归真还乡宝卷》，第 886 页。

年本）都是同样字句。[①]可见，《皇极金丹九莲正信归真还乡宝卷》写于“皇明戊午中”，当然不是大清康熙间人黄德辉所为。那该经卷作于明代何时？根据陈垣《二十二史朔闰表》，明朝第一个戊午年是洪武十一年（1378），其后依序是：英宗正统三年（1438）、孝宗弘治十一年（1498）、世宗嘉靖三十七年（1558）、神宗万历四十六年（1618）。以往学者相信《皇极金丹九莲正信归真还乡宝卷》嘉靖二年重刻本是真的[②]，所以断定皇明戊午是孝宗弘治十一年（1498）。[③]连立昌就是这么认为，并举出经文中提及四位当时民间宗教家，“悟明、南无、净空、孤峰”作例证。[④]连立昌有时说这四人成为教主都在正德五年之前，但又说他们均为正德及弘治间人。[⑤]既然如此，那较他们早的弘治十一年（1498）著作的《皇极金丹九莲正信归真还乡宝卷》怎么会称他们为祖？又连立昌说《皇极金丹九莲正信归真还乡宝卷》撰著人正德五年被杀[⑥]，这是根据经中偈言“庚午入圣回宫”推断的。更神奇的是，《皇极金丹九莲正信归真还乡宝卷》的作者著经时即预言他于正德五年（1510）去世，难道是预知死亡纪事。可见连立昌对《皇极金丹九莲正信归真还乡宝卷》著作的断代不能成立。

实际上，我们应该说悟明等教主的活动年代是此经的著作上限，而著经时的皇明戊午究指何年，还需其他旁证证实！连立昌等学者都注意到《皇极金丹九莲正信归真还乡宝卷》与万历时重视九莲菩萨有关[⑦]，这是高见。该经有几则记载提及九莲观音：

> ……诸天佛祖……都到九莲天五晶宫请问圆通教主九莲观音……[⑧]
>
> 吾今差佛祖领法，当时慌了，九莲观音教主向前哀告世尊……世尊……诸佛祖九莲观音从头细说一遍……[⑨]

根据相关资料与学者研究，“九莲观音”与万历年间流行的“九莲菩萨”崇拜风潮有密切关系。当时，万历皇帝的母亲李太后虔诚奉佛，不断捐钱赠《大藏经》与佛寺，宗教界誉其为“九莲菩萨”，民间亦认同此称呼。[⑩]清初流行的民间日用历书《玉匣记》即载有“九莲菩萨”的圣诞！[⑪]

从现存资料来看，万历中期佛寺开始有“九莲观音”像，如《续修云林寺志□诗咏》的

---

① 王见川等编：《明清民间宗教经卷文献》第 4 册，第 886、932 页。张希舜、濮文起等编《宝卷初集》第 8 册，第 122—123 页。

② 连立昌：《〈九莲经〉考》，第 113—120 页。连立昌、秦宝琦：《中国秘密社会》第 2 卷《元明教门》，第 234—235 页。曹新宇等：《中国秘密社会》第 3 卷《清代教门》，第 222—223 页。欧大年著，马睿译：《宝卷：十六至十七世纪中国宗教经卷导论》第 170 页。

③ 连立昌：《〈九莲经〉考》，第 115—116 页。连立昌、秦宝琦：《中国秘密社会》第 2 卷《元明教门》，第 235 页。

④ 即《皇极金丹九莲正信归真还乡宝卷》之《无为祖师明真品第十四》：“化悟明，阿弥陀，引进修行……南无祖，真三昧，玉指金门。净空僧，明真性，心开悟解。孤峰祖，成正道，留下真宗。”参见王见川等主编《明清民间宗教经卷文献》第 4 册，第 898—899 页。

⑤ 连立昌：《〈九莲经〉考》，第 115—116 页。连立昌、秦宝琦：《中国秘密社会》第 2 卷《元明教门》第 235—236 页。

⑥ 连立昌：《〈九莲经〉考》，第 116 页。连立昌、秦宝琦：《中国秘密社会》第 2 卷《元明教门》第 236 页。

⑦ 连立昌：《〈九莲经〉考》，第 114—115 页。于君方著、陈怀宇等译：《观音：菩萨中国化的演变》，法鼓文化公司，2009 年，第 492—493 页。

⑧ 王见川等主编：《明清民间宗教经卷文献》第 4 册《皇极金丹九莲正信归真还乡宝卷》之《古佛天皇演教品第一》，第 876 页。

⑨ 王见川等主编：《明清民间宗教经卷文献》第 4 册《皇极金丹九莲正信归真还乡宝卷》之《弥陀不下灵山品第二》，第 878 页。

⑩ 连立昌、秦宝琦：《中国秘密社会》第 2 卷《元明教门》，第 234—235 页。于君方著、陈怀宇等译：《观音：菩萨中国化的演变》，第 168—171 页。

⑪ 王见川等主编：《明清民间宗教经卷文献》第 12 册，第 115 页。

《明李太后写九莲观音在藉秋阁》诗注：

> “九莲观音又称瑞莲圣像，明万历己丑十七年制。上打一印，其文曰：慈圣宣文明肃皇太后之宝。徐楙识。”①

台湾佛教学者陈玉女即认为：万历十五年的“九莲菩萨石刻像”及赐予灵隐寺瞻仰之万历十七年绘制的九莲观音像，应是《明宫词》所载神宗命取吴道子观音像易以慈圣慈容，“咸传大士著威仪”之观音大士像，勒石布令天下，使梵刹瞻仰“的同一波神化策略”。她又说：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藏一幅“九莲观音石刻画像”……拓本上刻有“九莲观音像”，与灵隐寺藉秋阁同，左侧署“大明万历壬辰孟春正月二十五日弥勒□林住持海观立石”字样。陈玉女比对这些图像说：宫中和“天下梵刹皆供”九莲观音像，是神宗大肆神化渲染其母慈圣是九莲观音菩萨的政策使然。② 陈玉女的判断有根有据，相当有说服力。由此可见，“九莲观音”是万历中期才出现新被崇拜的观音菩萨。也就是说，“九莲观音”是晚明新出现的观音称号。

如果我们循着“九莲观音”这个脉络来看，会发现现存几种《皇极金丹九莲正信归真还乡宝卷》都是写于万历中期之后。若再对照经中的“皇明戊午”记载，可知《皇极金丹九莲正信归真还乡宝卷》写于万历朝的“戊午”年，万历四十六年。要是我们的推论正确，那如何看待“嘉靖二年重刻本”？从逻辑来看，如果《皇极金丹九莲正信归真还乡宝卷》真的有嘉靖二年重刻本，那其经文中的“皇明戊午”不是正统三年（1438），就是弘治十一年（1498）。可是出现于该经中的悟明等四位教主，却是弘治之后的正德年间才成为教主，不矛盾吗？又，《皇极金丹九莲正信归真还乡宝卷》中出现《五部经》③，也证明该经不是正统或弘治年间所作，因为《五部经》是正德四年以后成书的④！因此，我们可以说，事实上根本没有所谓的嘉靖二年重刻本。现存内题“嘉靖二年重刻本”《皇极金丹九莲正信归真还乡宝卷》，上下卷内文的第一页均刻着“武当山玄天上帝经”⑤，可见所谓的嘉靖二年重刻本的《皇极金丹九莲正信归真还乡宝卷》，其版本底本是“武当山玄天上帝经”，而内容是《皇极金丹九莲正信归真还乡宝卷》。也就是说，该经卷的刊刻者将嘉靖二年重刻本“武当山玄天上帝经”经名及刊刻时间贴在《皇极金丹九莲正信归真还乡宝卷》上。这样做的目的是保障该宝卷的流通，因为明朝诸帝非常崇奉武当山玄天上帝的。⑥

综上所论，可知《皇极金丹九莲正信归真还乡宝卷》作于万历四十六年，绝非康熙间人黄德辉所作。而经文中的“甲子临凡九转，壬子定派分宗。已未逢拙遇难，庚午入圣回宫。”描写的是位活跃于弘治末到隆庆四年间的民间宗教人物，不是闻香教王森，也非先天道九祖黄德辉！至于与先天道有关的《九莲经》，从先天重要经典《开示经》（后称《礼本》相关内容来看，是四卷三十二品的《佛说皇极金丹九莲证性皈真宝卷》，不是二卷二十四品的《皇极金丹九莲正信

---

① 转引自《陈玉女：慈圣皇太后是怎样成为九莲菩萨的》，“凤凰网华人佛教”，2013 年 10 月 16 日。2013 年 10 月 12 日北京佛教文化研究所、清华大学哲学系、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系、何创时书法艺术基金会共同主办了“明代北京佛教学术研讨会”（北京什刹海书院），台湾成功大学历史系陈玉女教授发表文章《明代万历朝九莲菩萨建构之多重意义》。

② 《陈玉女：慈圣皇太后是怎样成为九莲菩萨的》。

③ 王见川等主编：《明清民间宗教经卷文献》第 4 册《皇极金丹九莲正信归真还乡宝卷》《无为分宗论派接续后天品第二十二》第 911 页。

④ 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第 178 页。

⑤ 张希舜、濮文起等编：《宝卷初集》第 8 册，第 1 页。

⑥ 陈学霖：《“真武神·永乐像”传说溯源》，氏著《明代人物与传说》第 87—127 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7 年。

归真还乡宝卷》。[①] 在先天道十二代祖袁志谦至清末青阳山人易南子校正出版《皇极金丹九莲正信归真还乡宝卷》间，先天道及其分派一贯道，乃至斋教龙华派（不论是姚文宇或是应继南一派）都未流通《皇极金丹九莲正信归真还乡宝卷》与《佛说皇极金丹九莲证性宝卷》，只有金幢教长期流传《佛说皇极金丹九莲证性皈真宝卷》。[②] 林万传在1980年代初将《佛说皇极金丹九莲证性宝卷》改叫《皇极金丹九莲正信归真还乡宝卷》列为先天道经典，是个无意的错置，而在我关于《九莲经》的文章发表（1994年）后，依然说《皇极金丹九莲正信归真还乡宝卷》是先天道经典，并收入《一贯道藏》的学者[③]，恐怕就是训练有问题。

其实，只要认真阅读《皇极金丹九莲正信归真还乡宝卷》，就会发现明清民间宗教（或称新兴宗教）的重要主题，如“三佛掌盘、三期末劫、九十六亿原人、无生老母、云城”在《皇极金丹九莲正信归真还乡宝卷》中皆已出现、成熟。如果真有《皇极金丹九莲正信归真还乡宝卷》嘉靖二年重刊本，那既有的明清民间宗教的成果与看法，有大部分会颠覆与瓦解。所以关于《皇极金丹九莲正信归真还乡宝卷》的真伪、著作年代判定，就非无谓的问题，而是建构明清民间宗教认知的基础工程。

二、关于《三煞截鬼经》与成化禁书经目

明英宗成化年间，官方因擒获“妖人”，追查其所有“妖书图本”，“备录其名目，榜示天下，以晓谕愚民”：

> 其书有《翻天揭地搜神记经》……《通天混海图》、《金锁弘阳大策》、《刘太保泄露天机》、《伍公经》、《夺天册》、《三煞截鬼经》、《换天图》、《天形图》、《银城论》、《显明历》、《六甲天书》、《照贤经》、《转天经》、《推背图》、《应劫经》、《天图形首妙经》、《玄娘圣母经》、《银城图样》……[④]

有些学者认为，其中除《五公经》《推背图》外，其他经卷均已失传。[⑤] 其实，从现存的《转天经》《天图形首妙经》内容来看[⑥]，这两种经卷可能近似《五公经》，讲述宝公、志公五位菩萨在转天即政权转移时救劫救人的经卷。其余经卷如《通天混海图》《照贤经》，也有人寓目。[⑦] 总之，这一份经书目录相当重要，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它是罗祖无为教崛起前民间流传的经卷目录，显示当时民间宗教信仰的部分面相。二是罗祖《五部经》（《五部六册》）引书众多，但却无言及此经目中任何一种，可见罗祖无为教（以《五部经》为核心教义）只占明代中叶兴起民间新兴宗教一部分，且是因袭成分较少，是新创的宗教。也就是说，这一经目反映的可能是当时民间宗教的主流思想。而这主流思想是什么？从《五公经》《转天经》《天图形首妙经》《推背图》之类经卷来看，这个主流思想就是转天革命思想。[⑧] 另一方面，成化禁书经目中的《应劫

---

① 王见川：《台湾的斋教与鸾堂》第85—89页，台北南天书局，1996年。
② 王见川：《台湾的斋教与鸾堂》第55—56，85—89页。
③ 林荣泽编：《一贯道藏》“圣典之部”1，第68—100页，一贯义理编辑院等，台北：兰台出版社2010年。
④ 李世瑜：《宝卷综录》第80—81页，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这是转录朱国祯《涌幢小品》的记载。另见谢国桢《明代农民起义史料选编》第38—40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
⑤ 参见曹新宇《明清秘密社会史料撷珍·黄天道卷》第1册《“新发现”的重要明清秘密宗教文献：代导言》第1页。
⑥ 王见川、宋军、范纯武主编：《中国预言救劫书汇编》第4，5册。王见川、宋军、范纯武主编：《中国预言救劫书汇编》第1册《中国预言书概览：代序言》第10—15页。
⑦ 曹新宇：《明清秘密社会史料撷珍·黄天道卷》第1册《“新发现”的重要明清秘密宗教文献：代导言》，第1页。
⑧ 王见川、宋军、范纯武主编：《中国预言救劫书汇编》第1册《中国预言书概览：代序言》，第3—15页。

经》《银城图样》《银城论》，显示当时民间宗教已流行劫变末世论，所以才有经卷教人“应劫”，或躲进人间避难所（“银城”）。再者，《银城图样》《银城论》也透露出这份禁书经目，部分内容延续自唐代开元初王怀古倡言反乱之类的“银城”宗教传统！①

成化禁书经目中的经卷真的大部分失传吗？大陆民间宗教研究新秀曹新宇在《“新发现”的重要明清秘密宗教文献：代导言》中说：

> 近年来，王见川教授等学者在台湾陆续影印出版了两种不同版本的《三煞截鬼经》，因书名见于成化禁书目录，颇引行内人注目。此外，我还见过成化目录上的《通天混海图》……让我激动很久。而在最近的田野调查中，我在收藏者家中，发现上述（成化）禁书中的四种经卷，即《照贤金灵镜经》、《聚宝经》、《通天彻地照仙炉经》、《应劫经》。另有一种《佛说定劫经》，与前四种为同函抄本，性质一致……意外发现长期失传的文献就有这种好处：忽然间我意识到，自己成了世界上看过这批禁书最多的人！②

曹新宇这种感觉，是发现失传已久的珍贵文献自然流露的兴奋，非行内努力者不能体会。其实，他说的《聚宝经》，已有同名经卷著录③，而类似《照贤金灵镜经》《应劫经》的经卷，我也曾寓目。问题是我们如何判定：这些经卷就是成化禁书经目中的同名经卷？我想以《三煞截鬼经》为例，回答此问题。诚如曹新宇上述所言，目前已有二种两种不同版本的《三煞截鬼经》出版，分别是“民国戊寅年滇西重刊本”、“杨至善、李运明重刻本”。④ 不久前，我又见到该经卷的另一版本。这部《三煞截鬼经》，一册，经折本，上下卷，封面写着：《大乘三藏法师留传三煞截鬼经全部》，内页一正文称《大乘三藏法师留传三煞截鬼经全卷》。经末叫《三煞截鬼经》，题记：“民国二十二年癸酉花月重刊，版存右甸明德堂，倡首卢赫林、普荣春、苏凌云”。（见图2）

就形式而言，民国戊寅本与二十二年重刊本，二者相同，但民国戊寅年《三煞截鬼经》版约缺三分之一内容。从内容来看，两种版本的《三煞截鬼经》重点相同，旨在说明三佛末劫时诵《三煞截鬼经》的重要性。其中包含三阳掌乾坤，弥勒当来、救度九六元人思想和云城观念。该经出现值得注意的名词有“无生老母”、“十三佈政”、“南岩真武祖”、“马赵关温”、“冥王君七十司”。⑤ 所谓的“南岩真武祖”是指武当山南岩宫的玄天上帝，该宫成立于元朝，称真一天庆宫，后毁于火，明永乐间重修改称南岩宫。所以此经上限是明永乐间。而“十三佈政“是“十三布政”的讹误，是明宣德以后才流行于世。所以我们可以进一步推知《三煞截鬼经》成书于宣德以后。至于“马赵关温”一词，民国二十二年重刊本《三煞截鬼经》写成“马赵岳温”很显然受到万历四十二年关公受封为“关圣帝君”，民间传言岳飞替补关公地位的影响⑥，也就是说民国二十二年重刊本《三煞截鬼经》的底本刊于万历四十二年后。也就是说，现存两种版本的《三煞截鬼经》，《明清民间宗教经卷文献》续编版成书比民国二十二年重刊本《三煞截鬼经》早。如果我们再考虑“无生老母”“云城”这些名词流行的时代，即可知现存的《三煞截鬼经》并非成化禁书经目中的《三煞截鬼经》的覆刻或重刊。有可能是借其名流行，因其中出现不少成化时期不可能出现的名词，如“无生老母”“云城”。

---

① 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第56页：“王怀古，玄宗开元初谓人曰释迦摩尼末，更有新佛出。李家欲末，刘家欲兴。今冬当有黑雪下贝州，合出银城。”

② 曹新宇：《明清秘密社会史料撷珍·黄天道卷》第1册《“新发现”的重要明清秘密宗教文献：代导言》第1页。

③ 王见川、宋军、范纯武主编：《中国预言救劫书汇编》第5册。

④ 前者收录于《民间私藏中国民间信仰、民间文化资料汇编》第二辑第12册，后者收录《明清民间宗教经卷文献续编》第2册，第403—423页。

⑤ 《明清民间宗教经卷文献续编》第2册，第406、410、412、413、415、421、422页。

⑥ 王见川、皮庆生：《中国近世民间信仰：宋元明清》，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86页。

誦經功圓 家宅安甯
誦經已畢稽首禮謝
無極聖衆天尊三稱百叩
三煞截鬼經終
皇圖鞏固 帝道遐昌
儒日增輝 法輪常轉
民國二十二年歲次癸酉花
板存右甸明德堂
倡首
虛
普
蘇

图 2

不过，其中可能也有较早的内容，如“马赵关温”“冥王君七十司”之类的记载，总之，还需要相关证据证明现存的《三煞截鬼经》与成化禁书经目中的《三煞截鬼经》的关联。

实际上，我还看过一册标明《显明历》的经卷。① 乍看之下很兴奋，读完后却大失所望，因为这是民国时期创造的经卷，与成化禁书经目中的《显明历》仅是同名，内容完全无关。

那么，有没有成化禁书经目中的别的经书留存下来？根据我的研究，清代以来颇为流行的《东明历》可能就是成化禁书经目中的《显明历》的改名。② 我们的证据有二：一是现存相关经书中留存《显明历》名称。二是这部经书内容提到：紫薇星或圣人姓李出在曲江东，与成化间有妖书云：陕西长安县曲江村李姓子有帝王异象相近。③ 如果我的推测正确，对照新近发现的资料④，那《显明历》或成化妖书中的曲江村李姓当王的说法，⑤ 可能还有更古老的根据：唐代开元时期流行曲江有王气、李姓为皇帝的说法。⑥

主要参考文献

[1] 曹新宇：《明清秘密社会史料撷珍 · 黄天道卷》7 册，台北：博扬文化公司，2013 年。

[2] 曹新宇等：《中国秘密社会》，第 3 卷，《清代教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年。

[3] 陈学霖：《“真武神 · 永乐像”传说溯源》，载陈学霖：《明代人物与传说》，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7 年。

[4] 李世瑜：《宝卷综录》，上海：中华书局，1961 年。

[5] 连立昌：《〈九莲经〉考》，载《民间宗教》第 2 辑，台北：南天书局，1996 年。

---

① 感谢陆仲伟先生提供。

② 王见川：《明清预言书〈东明历〉探究：兼谈〈显明历〉与〈冬明历〉》第 391—394 页，氏著《汉人宗教 · 民间信仰与预言书的探索：王见川自选集》，台北：博扬文化公司，2008 年。

③ 王见川：《明清预言书〈东明历〉探究：兼谈〈显明历〉与〈冬明历〉》，第 391—394 页。

④ 孙英刚：《神文时代：谶文、术数与中古政治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第 78—80 页。

⑤ 王见川：《明清预言书〈东明历〉探究：兼谈〈显明历〉与〈冬明历〉》，第 391—394 页。

⑥ 孙英刚：《神文时代：谶文、术数与中古政治研究》，第 78—80 页。

[6] 连立昌、秦宝琦：《中国秘密社会》第 2 卷，《元明教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年。
[7] 林荣泽编：《一贯道藏》，一贯义理编辑院等，台北：兰台出版社，2010 年。
[8] 马西沙编：《中华珍本宝卷》10 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年。
[9] 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年。
[10] 欧大年著，马睿译：《宝卷：十六至十七世纪中国宗教经卷导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 年。
[11] 濮文起编：《中国宗教历史文献集成 · 民间宝卷》，合肥：黄山书社，2005 年。
[12] 孙英刚：《神文时代：谶文、术数与中古政治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
[13] 王见川：《略论现存的两种〈九莲经〉宝卷》，载江灿腾、王见川编：《台湾斋教的历史观察与展望》，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 年。
[14] 王见川：《台湾的斋教与鸾堂》，台北：南天书局，1996 年。
[15] 王见川等主编：《明清民间宗教经卷文献》12 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9 年。
[16] 王见川等主编：《明清民间宗教经卷文献续编》12 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6 年。
[17] 王见川：《明清预言书〈东明历〉探究：兼谈〈显明历〉与〈冬明历〉》，载王见川：《汉人宗教 · 民间信仰与预言书的探索：王见川自选集》，台北：博扬文化公司，2008 年。
[18] 王见川等主编：《民间私藏台湾宗教资料汇编：民间信仰、民间文化》第 1 辑，34 册，台北：博扬文化公司，2009 年。
[19] 王见川等主编：《民间私藏台湾宗教资料汇编：民间信仰、民间文化》第 2 辑，33 册，台北：博扬文化公司，2010 年。
[20] 王见川等主编：《中国预言救劫书汇编》10 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10 年。
[21] 王见川、皮庆生：《中国近世民间信仰：宋元明清》，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年。
[22] 王见川主编：《一贯道经卷、刘伯温锦囊与其他》5 册，台北：博扬文化公司，2011 年。
[23] 王见川等主编：《民间私藏中国民间信仰、民间文化资料汇编》第 1 辑，34 册，台北：博扬文化公司，2011 年。
[24] 王见川主编：《近代关帝、玉皇经卷与玄门真宗文献》6 册，台北：博扬文化公司，2012 年。
[25] 王见川主编：《近代妈祖经卷文献与郑成功信仰资料》6 册，台北：博扬文化公司，2013 年。
[26] 王见川等主编：《民间私藏中国民间信仰、民间文化资料汇编》第 2 辑，34 册，台北：博扬文化公司，2013 年。
[27] 谢国桢：《明代农民起义史料选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 年。
[28] 于君方著、陈怀宇等译：《观音：菩萨中国化的演变》，台北：法鼓文化公司，2009 年。
[29] 澤田瑞穗：《增補寶卷の研究》，東京：國書刊行會，1975 年。
[30] 张希舜、濮文起等编：《宝卷初集》40 册，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 年。

Dating and Identifying the Sectarian Sources：Jiu – lian Sutra and San-sha Jie-gui Sutra

Wang, Chienchuan (Southern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ien_chuan@hotmail.com)

The increasingly available sources of Ming and Qing popular religions dramatically changed the research field in recent years because of the publication of large number of archives and scriptures. Collection of Sawada Mizuho of the Waseda University and part of Lin Hanzhang collection of the Taiwan Museum of World Religions, for instance, are freely accessible online. But to date and indentify a popular religious text, particularly a sectarian scripture, could be extremely difficult. The author uses the well-known Jiu-lian Sutra and the San-sha Jie-gui Sutra as examples to show the controversial nature of the extant popular religious texts.